

钱基博著作集

近百年湖南学风 骈文通义

钱基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钱 基 博 著 作 集

近百年湖南学风 骈文通义

钱基博 著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百年湖南学风；骈文通义/钱基博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钱基博著作集)
ISBN 978-7-5325-6209-1

I .①近… ②骈… II .①钱…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湖南省—近代 ②骈文—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B25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4418号

钱基博著作集 近百年湖南学风

骈文通义

钱基博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125 插页 2 字数 110,000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978-7-5325-6209-1

K · 1484 定价：12.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教育家。

钱氏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起即读《四书五经》，十五岁时读《资治通鉴》、《续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钱氏在思想上基本上秉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根本理路，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为自撰门径，同时亦以此为驾驭新知识、新学问的一种方法。

辛亥革命兴，钱氏曾在军政府中任职，但其一生的事业主要还是在于教育。钱氏自十九岁始任家庭教师，二十六岁任无锡第一小学教员，二十九岁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教员，此后更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国立浙江大学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等职，直至最后以华中师范学院教职工的身份去世，钱氏一生可说是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教育者的身份，使得钱氏在秉持和改造传统学术理念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传统学问的传播和普及。从三十多岁时出版的《语体文范》到四十多岁时出版的《国学文选类纂》、《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等一系列著作，钱氏在学术上的所作所为均有推广和规范传统学问的意旨。在研究传统学问的同时，又力图使其成为普通知识人的日常所需，这构成了钱氏治学的另一特色，而这种特色又反过来使得钱氏的著作成了普通读者迈进国学门槛的绝佳指引。

钱氏一生著述甚多，《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古籍举要》、《中国文学史》、《孙子章句训义》、《文心雕龙校读记》、《读庄子天下篇疏

近百年湖南学风骈文通义

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等均可看作其在学术上的代表作品。此次所出版的《钱基博著作集》，以收录钱氏有代表性的单行著作为主，同时选收具有学术意义的代表性论文。其中《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五种合为一编，名为《国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诸书所用底本，皆经精心选择。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均改以简体横排，同时对原书所用的不符合现代习惯的标点符号进行了处理。对于原来存在较大问题的书，如《文心雕龙校读记》，由于原书夹注中并无点断，几至无法阅读，则重新进行了校点。诸书中所引的重要引文均进行了核校，除去一些明显的错字、古今字、繁简字径改之外，对原书文字的改动均用页下注的形式标明，以存原貌。对于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繁简字、异体字等，则不行简化，皆保持原样。钱氏的著作是普通读者学习国学很好的入门途径，相信我们的工作将会对广大读者大有裨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5月

总 目

近百年湖南学风	1
骈文通义	99

近百年湖南学风



目 录

一、导言	5
二、汤鹏 魏源	9
三、罗泽南 李续宾 王鑫	18
四、胡林翼 曾国藩 左宗棠	28
五、刘蓉 郭嵩焘	41
六、王闿运 阎镇珩	52
七、邹代钧 罗正钧	62
八、谭嗣同 蔡锷 章士钊	73
九、余论	95

一、导　　言^{*}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弁冕史册者，有两巨子焉：其一楚之屈原，著《离骚经》，以香草美人为比兴，以长言永叹变四言，铿锵鼓舞，于《三百篇》之外，自成风格，创楚辞以开汉京枚马之词赋。其一宋之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契性命之微于《大易》，接孔颜之学于一诚，而以太极人极发明天人之蕴，倡理学以开宋学程朱之性理。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楷模，风声所树，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然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而辅世长民、一本修己者，莫如周敦颐之于宋，其次王夫之之于明。周敦颐以乐易恬性和，王夫之以艰贞挂世变。周敦颐探道原以辟理窟，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故闻夫之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敦颐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也。敦颐，道州人；夫之，衡阳人。湖南人而有此，匪仅以自豪乡曲，当思以绍休前人。

自昔子思作《中庸》以说天命之性，而孟子道性善以修率性之道，

* 据湖南求知书店 1945 年版校印。

开宗明义，而未有体系，所以“理”而不为“学”。至周敦颐乃本《中庸》以上推之《易·系辞传》，而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有体有系，厘然秩然。犹若以为未足，更本《易·系辞传》以旁推交通诸《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拈出“太极无极”之义，以补《易系》之未所言，而后先天之道，天命之性，有体有系，厘然秩然。观其《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盖融《老子》、《易系》之义而冶之一炉者也。“太极”之词，出自《易系》；而“无极”之义，则参《老子》。《老子》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极而太极”也；《老子》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则所谓“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也。“太极无极，二而一，一而二”，此《老子》“有”、“无”双观之所以“同谓之玄”也。《太极图》○中间一○，即“《易》有太极”也。○旁两抱，即两仪二画也。不过伏羲在太极上面直画两画成三，而敦颐却把伏羲两画弯转，抱在太极两旁，亦从《老子》“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之说悟出。《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统体一太极也。“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物物一太极也。“太极”二字，原本《易系》，尚是祖述孔门之旧。至于“主静立人极”，“人极”二字，则自敦颐始发之。其后从“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云云，皆说“人极”。人极与太极对勘而论，以明天人相与之际，绝非矫揉造作。故人能践形，即能尽性，能尽性，即能达天。天人一理，此敦颐立言之旨，而以《太极图说》挈其要，以《通书》畅其义。“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主静”二字，是立人极之本。“中正仁义”，又是主静之实落处。然“主静”之下，又自注曰“无欲故静”。“无欲”者，无人欲。无人欲，则纯乎天理矣。而“诚”以立其本，“几”以神其用。夫道非“诚”不立，

非“几”不行。事之大小，天下之治乱，皆有“几”者行其间。天也，固人也。事有理有势，而行之必以其几，此则众人之所忽，而豪杰有为者之所必争也。敦颐言“诚神几谓之圣人”。“诚”者本也，“神”者用也，“几”者介乎动静之间。故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几也。”莅事之初，有审几之明；及事变之歧出，又有赴几之智。一得其几而万险胥平；一失其几，丛脞百出，咫尺皆荆棘也。然非“主静”者，不能审几赴几；而非“定之以中正仁义”，则审几赴几而或流于狙诈惨礪，吾见亦多矣。此敦颐所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也。程氏颢、颐，理学之宗，而兄弟受业。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颢尝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以其世居道州营道县濂溪上，世称濂溪先生。

周敦颐生当太平，王夫之身历世屯，而以明庄烈帝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覈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鹜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日寻于恩怨；发而为文章，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王，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清盜诸夏而抚定之，搜访隐逸，次第登进。虽顾炎武、李颙之艰贞，而征聘不绝于庐，独夫之深閟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榜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以求反唇，用是其身长遁，其名翳寂。其学出于宋儒张载，载著有《西铭》、《正蒙》等书，其学以仁为宗，以礼为体，而深信周礼为必可行于世。夫之则注《正蒙》数万言以讨论为仁之方，为《礼记章句》数十万言以阐明记礼之意。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义并称。盖圣人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而外之莫急于礼。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也。夫之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固为生民立极。周敦颐光风霁月，饮人以和；夫之则茹苦含辛，

守己以贞；周敦颐以道自乐，从容涵泳之味洽，夫之则历劫勿渝，厉世磨钝之节坚。翘企高风，《诗》不云乎：“我思古人，俾无訕兮。”

降而晚近，世变亦益亟矣！百年以还，欧化东渐，挠万物者莫疾乎风，君子以独立不惧。而习尚之所蒸，抑有开以必先。汤鹏尚变以自名一子，魏源通经而欲致之用，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扶危定倾以效节于清，郭嵩焘、谭嗣同、章士钊变法维新以迄于革命。新旧相剗，问学殊途，而要之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志在于淑群，行不害违众，精神意趣，则无不同。余违寇来湘，披览著书，颇亦窥其指要，观其会通。睹记所及，写成是编，裒录汤鹏、魏源以下得若干人以尽其变，上推周敦颐、王夫之两贤以端其趣。而行毋绳以求备，人不拘于一格。大者经文纬武，次则茹古涵今，略其是非功罪之著，而彰劬学暗修之懿。所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用之则辅世长民，不用则致知穷理。内圣外王，在湘言湘，岂徒为诏于来学，抑亦自振其衰朽。凡我共学，倘能恢张学风，绳此徽美，树规模，开风气，以无忝于前人，岂徒一校之私以为幸？国家景命，有利赖焉。昔罗泽南以一老诸生，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学，师弟礪切。而其弟子王鑫，李氏续宾、续宜兄弟，杀敌致果，焯有树立。吾党身厕上庠以糜大官之廪，所凭藉什伯于罗氏师弟，则所树立亦必什伯于罗氏师弟，乃足以副国家之作育。景行行止，在吾党好为之耳。尚乃勖哉，毋陨越以贻前人羞。

二、汤鹏 魏源

清治至道光而极敝，清学至道光而始变。于时承平之日久，主溺晏安，大臣委蛇持禄，容说以为忠；士人汨没科举，诗书以干泽。即有魁异杰出之才，不安固陋，而声气标榜，呼朋啸侣，桐城文章以学古，休宁名物以张汉，文史雍容，姑以永日，而辅世长民，以为非分。傥有文章经国，志气拔俗，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发聋振聩，大声疾呼者，可不谓之豪杰之士哉！吾得二人焉：曰汤鹏，曰魏源。

汤鹏，字海秋，益阳人。擢道光三年癸未进士第，年甫二十，所为制艺，列书肆中满街。士人模拟相踵得科第，而鹏唾弃不复道，专力为诗歌，自上古歌谣至《三百篇》、《离骚》、汉魏六朝下暨唐诗，无不形规而神掣之，未几得三千首。其始官礼部主事，为文章下笔不自休，大臣以为才，选入军机章京，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郎中，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年始三十余，意气踔厉，谓天下无不可为者，徒驰骋文墨以自标置，无当也。于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卒以得罪，罢御史，回户部员外郎，转四川司郎中。是时，英人扰海疆，求通市。鹏已黜，不得言事，犹上书大臣转奏善后条陈三十事，报闻而已。鹏居曹司久，而负才气，郁不得施，以谓：“事有积之已久则弊，而守之以固则枯；坏之已甚则匮，而处之以聩则愚；振之以大声疾呼则訾其激，而荒之以流心佚志则厚其羞；料之以深识蚤计则嫌其躁，而亟之以颓光倒景则郁其忧。是故君子不能毋尚变。尚变云何？尔乃君毋过尊而自比于天地之大，臣毋过卑而下同于犬马之贱。大臣毋席尊荣以漫小臣，毋

小其职掌，乃并其聪慧气力而一例小之也；小臣毋畏谴何以媚大臣，毋大其爵秩，乃并其神理骨干而一例大之也。国故毋有所枝离禁忌而不以告人，民情毋有所增饰而不以上闻也。是则与天下臣民共其趣向，非则与天下臣民共其懊墨；功则与天下臣民共其欢欣，过则与天下臣民共其惩创；公辅毋自其岁月资格为之，将帅毋自其宗藩世胄为之也。机密宜选老成忠睿以厚其德、直其义；封圻宜兼文武干济以鸿其体、实其用；谏议宜格君心，杜门户以申其直、示其大；守令宜引英俊，擢三公以重其选、拔其尤。轻重贵贱之等，毋封已见以成倒置也；治忽安危之机，毋戾众志以得惨报也。科目毋徇文字，登进毋涉苟且也。军旅毋溺晏安，训练毋徇故常也。粟米之产，毋委以地气而不广生，毋限以农工而不众也；盐策之利，毋敝以官守而不约束，毋画以疆界而苦迁滞也。而归之览上下古今善败得丧，毋涉其故而忘其新。闻变则骇者，无识而陋者也；稍变而留其半者，有志而懈者也。可变则变者，智也；不变不止者，勇也。变然后宜，宜然后利，利然后善者，仁也，义也。苟不得施于事而著之言。”于是为《浮邱子》一书，立一意为干而分数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则支复为干，支干相演以递于无穷。大抵言军国利病，人事情伪，开张形势，根极道德，一篇数千言者，九十一篇，计四十余万言，而植之以学，索之于古，以谓：“君子纳之于轨物，然后能裁之于义理；裁之于义理，然后能详之于体段；详之于体段，然后能鸿之于作用。君子曷施而每进益上如此也？《说命》之言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是故君子必于古乎索之。曷索之？曰：于古载籍乎索之。是故读经则思其意，读史则思其迹。思其意则奥而衍，使人变动光明而济；思其迹则炯而严，使人中正比宜而静。是故君子必读书则古，以握宰世服物之本。考之《诗》，然后知性情；知性情，然后能款万物。考之《书》，然后知政事；知政事，然后能著万物。考之《易》，然后知阴阳；知阴阳，然后能妙万物。考之《礼》，然后知典则；知典则，然后能衷万物。考之《乐》，然后知声音；知声音，然后能和万

物。考之《春秋》，然后知名分；知名分，然后能戒万物。考之《论语》、《孝经》，然后知言行；知言行，然后能体万物。考之《大学》、《中庸》，然后知体用；知体用，然后能总万物。考之历代之史策，然后知成败之凡；知成败之凡，然后能操万物。考之当代之彝训，然后知创述之委；知创述之委，然后能巩万物。”每遇人，辄曰：“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乃所愿，则学周公孔子之学，志周公孔子之志，以文周公、孔子之文也。”然其学主王霸杂用，出入儒与名、法，而不纯学周公、孔子。其语杂糅孟轲、韩非，引物连类，旁征史实，而归宿于称说《诗》、《书》，则又似《荀子》书之引《诗》以卒篇。而其行文，则好为排比，体仍制艺而自出变化，震荡陵厉。时而云垂海立，时而珠圆玉润，连猝旁魄，时恣纵而不傥，读之者目眩神夺。争之强，辩之疾矣。足以夺人之心，移人之志。傥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报章文新民体之所昉乎？他所著述，如《明林》十六卷，指陈前代得失。又有《七经补疏》阐发经义，《止信笔初稿》杂记见闻。诸书皆出示人，惟《止信笔初稿》人多未见。或问之，曰：“此石室之藏也。”尝谓其友人曰：“汉以后作者，或专攻文辞，而义理不精，经纶不优；或精义理，优经世，而不雄于文。克兼之者，惟唐陆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为归。”其自许如此。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嘉庆己卯及道光辛巳，两中湖南副榜。壬午，举顺天乡试，冠南籍，试卷进呈，宣宗手批嘉赏，名籍甚。明年为道光三年癸未，典会试者必欲罗致之以邀上眷。得一卷，文章绝类，及揭晓，则汤鹏也。而源不第，入资为内阁中书，改知州，游江南。而安化陶澍方官江苏巡抚，寻擢两江总督，兼管盐政，于源为乡先达，用其议以创海运，改盐法，国裕而民亦利，有遗爱焉，焯为名臣，则源之以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第进士，发江苏，以知州用，补高邮州。前此治经而张今文者，则《春秋》而已，至源乃推而大之以及《诗》、《书》，遍于群经。著《董子春秋发微》七卷，曰：“所以发挥《公羊》之微